

中國人的才智與世上之優秀民族比較，不在任何民族之下。中國的領土、物質，雖不若美國齊備，然總在一般國家水準之上；我們回顧漢、唐二代大一統帝國的創造，自信中華民族有領導世界政治的天賦才能。故就國土、物質、人才而論，中國本可大有作為，可是讀了近代史之後竟發現中國在近代與西方接觸後，我中國即窮於應付，非但乏力自強，反而遭受層出不窮的災難呢！

試看我國自咸豐道光年間以降，一敗於鴉片戰爭，再敗於英法聯軍，三敗於中日之役，四敗於庚子之變，自此中國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，外患日亟，國事日非。諸凡學術思想、政治制度、社會風度、經濟體制，無不受西方文化的影響，一切都改變了我國原來的面目，且在國本上發生了激烈的變動，使中國國勢陵夷，民氣消沉，民族危機四伏「幾將毀滅我再生基礎，杜絕我復興的根源」遂至赤焰瀰漫神州，而臻其極。

今讀近代史不可不先明白，中國近三百年來積弱不振的原因。要明瞭原因不得不先去明白近世中國之形勢，就國際形勢而論，三百年前東西隔絕，東方帝國固守封疆，聽其自然發展，西方各國，則在近三百年來科學發達，一日千里，如瓦特氏的發明蒸汽機，富爾頓的製造汽船，使得鐵輪輪艦衝濤跋海，由交通工具的進步，萬里縮地，而有天涯若比鄰之概。空間的距離已縮短了，地球上每個角落皆與整個世界息息相關，不容孤自存在矣！再說西歐大陸於法國大革命風熄後，絕世英雄拿破崙，窺死於絕域之孤島，歐羅巴大陸諸國紛爭之波瀾，已趨平復，列國不復自相侵掠，而惟養精蓄銳，肆志於東方，兼以蘇伊士運河之開鑿成功，東西距離驟近，西風之東漸，益為奔騰澎湃，如狂飆如怒潮，擊岸碎崖，日豎月蝕，遇之無可遇，抗之無可抗，於是數千年一統垂裳之中國，遂陷入與世界交涉最艱難之時代。

翻觀國內之情實，則自乾隆以後，盛極而衰，民力凋敝，官吏驕橫，國內日以多事，如乾隆六十年，有湖南貴州紅苗之變，嘉慶元年白蓮教起，蔓延及於五省，前後九年耗費軍費二億兩，始僅平之。同時海寇蔡牽等窟穴安南，侵略兩廣，閩浙諸地大遭蹂躪，至嘉慶十五年僅獲戡定，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，震擾山東，直隸、陝西亦有箱賊之警，道光間又有回部張格爾之亂，邊境騷動，官軍大舉征伐，至七年僅乃底定。蓋當嘉道之間國力疲弊，外則強鄰迫處，勢如累卵矣，而舉朝醉生夢死之徒，猶復文恬武嬉，歌舞太平。人民水深火熱，無有告訴。有識者已憂其國矣。

近三百年來之國內外形勢既明，則近代中國國勢之陵夷，外患頻仍，實良有以也。其間道理極簡單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我們落後，外人進步。

如前述，嘉慶、道光年間，西方世界已有了科學基礎，用機器生產打仗，而華人仍在那裡作八股講考據、牛耕田、手織布。科學與人工的競賽好比飛機之與牛車競走，孰優孰劣，孰勝孰敗明矣，總之十八世紀以來的西方世界已漸具備了，民主政治，機械工業，民族主義的純西方文化，可是東方的中國，仍停滯在中世紀落後而保守的階層。大體上看來我們遲了三個世紀，無怪乎我們要遭受三百年來的欺侮，凌辱。

我們中國的根本問題，歸結起來已知只有一個，就是不能近代化。因我們無法拋棄家族舊觀念，培養新知識，故建立不起一個近代的民主國家。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，能徹底接受近代文化則興，反之必敗，毫無例外。如日本明治維新，羅利大彼得銳意歐化、土耳其凱末爾復興民族。均係接受近代文化而使國家富強的。我們既讀了近代史，便要領悟歷史的教訓，以為復國建國的借鑑。

自此吾人亦得進而獲知中外歷史是不可分割的。我們中國既已出現於世界政治舞臺，已成為世界政治的一環，舉足輕重可以影響世界之動盪，中國史實為世界史的一部分，故讀中國近代史，不能忽略近代世界史的研究，研究近代世界史，方知中國近代史的升沈素而知所取法，以上是我細，讀近代史的一點小小收穫還請其明指教。